

现代汉语轻声儿化词语再探

刘世民

(百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 现代汉语中存在一类同一音节既轻声又儿化读词语。目前学界对此类词还未深入系统地研究过, 对其命名也尚存争议。文章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轻声词和儿化词, 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维度进行考察。研究表明: 此类词集中表现为双音节词, 词尾音节为“轻声+儿化”重叠的音节结构。(1)语法上, 以复合式和附加式的合成词为主; 词性主要为名词类的实词; 在句子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2)语义上, 主要描述具体或特定的人或事物, 包括称谓、亲属、方位以及性质和动作; 大部分为单义词。具有区别词义或词性的作用。(3)语用上, 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口语特征, 富含亲切、轻松、细小等感情色彩。部分词语具有典型的地域方言特点。

关键词: 轻声儿化; 语法; 语义; 语用

一、问题的提出

轻声和儿化是现代汉语中两种特殊的语音音变现象。目前高校中文类的汉语教材对轻声和儿化现象是分别阐述的。以经典教材《现代汉语》(黄廖版, 2017)为例, 第一章第六节先后介绍了轻声和儿化的概念、类型和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发现: 教材在该章附录的词表中出现了必读轻声词“笑话(p.90)”和必读儿化词“笑话儿(p.91)”。后者作为儿化词又同时兼有轻声, 两种音变现象集中在汉字“话”上。查阅资料发现汉语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类词, 它的首音节为重读音节, 末音节既轻声又儿化, 例如“八哥儿”“哥们儿”“抽抽儿”“念想儿”等, 其中的加点字既读轻声又要儿化。与单独的轻声词和儿化词一样, 它们有的具有区别词义或词性作用。如“媳妇儿”(xí fù)重读, 指妻子或泛指已婚的年轻妇女; “媳妇儿”(xí fū)读轻声加儿化, 则指儿子的妻子或晚辈亲属的妻子。又如“摆设”(bǎi shè)重读是动词; “摆设儿”(bǎi shèr)读轻声加儿化则为名词。此类词除了表面显示的具有轻声和儿化双重语音特征外, 是否还有其他尚未揭示的特征?

二、相关文献回顾

现代汉语中关于轻声和儿化的研究成果颇丰, 关于轻声与儿化二者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音节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早期一些学者的研究有所涉及。如徐世荣(1960)、俞敏(1982)的论著中在论述儿化韵变读时曾提到儿化词有轻读现象, 认为这是北京儿化韵音值不稳定的表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有人专门研究了北京话中具有轻声兼儿化两种语音变化的词语。如贾采珠1991年、1992年先后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 从儿化词的角度讨论了这类词的韵母构成、辨义作用。认为这类词的出现是由于儿化词的儿化韵母轻读以后产生的结果, 并把韵母称为“轻声儿化韵”。

笔者以“轻声儿化”为主题查询中国知网CNKI上2003-2023的相关论文(截止到2023年11月), 结果显示: 共有论文124篇, 主要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其中关于这类轻声+儿化的词语的研究成果甚少, 只有一篇论文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揭示了此类词的在音高、音长、音强的声学韵律特征, 并把这类词命名为“轻声儿化词”。还有两篇论文探讨了“儿”字成为词尾时, 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中如何判断是读轻声还是儿化问题。其余论文大都围绕汉语方言或普通话教学及测试把轻声和儿化分而论之。

综上所述, 关于既轻声又儿化现象的研究局限于语音要素视

角, 且研究结论大同小异。目前并未出现的专门研究从词汇、语法或语用的视角, 对这类轻声与儿化同时存现于一个音节上的词语进行探讨。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轻声词和儿化词为蓝本, 最终确定102个词语作为本研究的目标词。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进行统计与分析, 探究此类既轻声又儿化词语的语言特征。

三、统计与分析

本研究中轻声儿化的目标词语共102个: 其中纯轻声儿化词(只读轻声儿化)共35个(34.3%);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标注可两读(既可读轻声, 又可读轻声儿化)的词共计67个(65.7%); 从音节构成上观察, 双音节词共94个(92.2%), 三音节词语共8个(7.8%)。此外, 其中含有轻声或重读对应词的共计14个, 占13.7%。例如: 讲究儿 jì āng jiūr—讲究 jì āng jiu(轻声), 摆设儿 bǎi shèr—摆设 bǎi shè(重读)。

(一) 语法上

1. 从词的结构类型分析: 此类既读轻声又儿化的词语由单纯词(15个)和合成词(87个)构成。单纯词分为叠音词和拟声词两种类型。

(1) 叠音词(13个): 例如“蝈蝈儿、蛐蛐儿、抽抽儿、混混儿”

(2) 拟声词(2个): “唧唧儿、趔趔儿”

合成词具体分为复合式和附加式两种构词方式。

(1) 复合式: 涵盖了联合型、偏正型、动宾型和主谓四种类型。

① 偏正型(38个): 如“北边儿、口袋儿、笑话儿”

② 联合型(17个): 如“势派儿、牙口儿、稀罕儿”

③ 动宾型(6个): 如“插关儿、念想儿、说道儿”

④ 主谓型(4个): 如“行当儿、火候儿、身量儿”

偏正型的复合式构词为这类既轻声又儿化词语的主要构词方式, 构词数量最多, 共38个, 占全部复合式构词的43.7%; 而主谓型则最少, 只有4个, 只占4.6%。没有发现补充型复合式构词形式。

(2) 附加式: 只有后加型—词根+后缀的构词形式。由后缀“头、们、巴、乎”分别构成的既轻声又儿化的双音节词, 例如:

① 词根+后缀“头”(13个): 如“熬头儿、甜头儿、接头儿”

② 词根+后缀“们”(4个): 如“哥们儿、姐们儿、爷们儿”

③ 词根+后缀“巴”(3个): 如“催巴儿、嘎巴儿、丫巴儿”

④ 词根+后缀“乎”(2个): 如“全乎儿、匀乎儿”

由后缀“头、们、巴、乎”分别构成既轻声又儿化的双音节词数量上呈逐渐递减。其中后缀“头”构成的词语最多,占全部复合式构词的15%;后缀“乎”构成的词语最少,仅为2%。汉语中后缀比前缀丰富,但并不是所有的后缀都可用于此类轻声兼儿化词语的结构中。

2. 从词类考察,本研究中102个目标词共有3类词性,它们分别为:名词(含方位词)95个,占93%;形容词5个,占5%;动词2个,占2%。兼类词少见,只有2个(匀乎儿、匀和儿:形容词兼动词)。显然,这类词主要用来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因此在句子中主要充当主语、宾语或主语和宾语的中心语及定语。少部分为形容词和动词的还可以在句子中作谓语及补语。例如:

- (1) 姐妹儿是应该帮点儿忙的。(作主语)
- (2) 不管什么事,你总有你的说头儿。(作宾语)
- (3) 妈妈是上了岁数儿的人了。(作定语)
- (4) 这家商店虽小,货物倒是很全乎儿。(作谓语)
- (5) 你看这棵小树,长得多直溜儿。(作补语)

这些轻声又儿化的词语中还有14个含有或轻声、或重读的对应词,它们相互之间因为读音不同从而起到了区别词性的作用。如:笑话儿(名词,读轻声儿化)指能引人发笑的谈话或故事;供人当笑料的事情。笑话(读轻声,动词)表示耻笑;讥笑。

(二) 语义上

1. 从词义义项考察,本研究中的轻声兼儿化词语可以分为多义词和单义词两类:多义词是指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义项的词,共29个,占28.4%。例如:“说头儿”指“可谈之处”;也引申表示“辩解的理由”(p.1233)。这些不同词义之间具有引申或比喻的联系。其他的词均为单一义项的单义词。共73个,占71.6%。

2. 从词义类别归纳,本研究中轻声儿化词语主要表示以下几类意义:

- (1) 表示人或事物:催巴儿、混混儿、八哥儿、扳指儿
- (2) 表示方位:北边儿、东边儿、南边儿、西边儿
- (3) 表示称谓:哥们儿、姐们儿、爷们儿、媳妇儿
- (4) 表示性质:匀乎儿、直溜儿、全乎儿、匀溜儿
- (5) 表示动作:抽抽儿、匀乎儿

以上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和方位分别对应上述的名词和方位词,数量最多,用来表示具体的某类特征的人或事物,专指某一类特定的人或事物的语义特征。例如,“催巴儿”在北京话里指“听人使唤当下手干杂事的人”(p.223);“混混儿”指“流氓,无赖”(p.589)。表示性质和动作的词语则对应上述的形容词和动词,数量较少。这些名词和动词、形容词搭配成句就形成了常见的语义关系。例如:

- (1) 她跟我是姐妹儿,帮点儿忙是应该的(施事)
- (2) 你们不懂这里的道道儿,千万要留神(受事)
- (3) 这块布一洗就抽抽儿了(动作)

这些轻声又儿化词语中还有14个含有或重读、或轻声的对应词,因为读音差异起到了区别词义的作用。如:讲究儿(名词,读轻声儿化)指值得注意或推敲的内容。讲究(读轻声)作动词和形容词,分别指讲求,重视;对生活等方面的要求高,追求精美。

(三) 语用上

从语用角度考察:本研究中这类词由于轻声与儿化的双重作用下具有明显的区域方言特色和口语特征,书面语中一般不会出现此类词。

现此类词。

1. 从语体色彩分析,具有方言特色的词语共26个,占全部词语的25.4%;口语特征的共21个,占20.6%。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分别以<方>和<口>标示。其他词语在词典中并未标明语体色彩的共55个,占54%。例如:

(1) 方言:抓挠儿、营生儿、丫巴儿、趺拉儿、念想儿、嚼裹儿、间量儿

(2) 口语:头头儿、姐们儿、行当儿、嘟噜儿、道道儿、抽抽儿、全乎儿

(3) 未标明:上边儿、说头儿、稀罕儿、笑话儿、牙口儿、栅栏儿、火候儿、框框儿、热闹儿、配搭儿、口袋儿、讲究儿、熬头儿、摆设儿、地方儿

综合中国方言区分布的情况而言,口语中出现此类轻声又儿化的词语主要集中于北方方言区,其中北京话里出现这类语音现象的词语较多,其他方言区目前尚未查到已有研究证明其相应的数量和具体的地域分布情况。

2. 从感情色彩考察,此类既轻声又儿化词语它们在口语中表达词义的同时还可以附加上细小、亲切、喜爱等感情色彩。与儿化的功能相似。例如:

- (1) 喇叭儿:这是小孩儿都喜欢的小喇叭儿。(表示小巧)
- (2) 蛐蛐儿:你从哪儿弄来的蛐蛐儿。(表示喜爱)
- (3) 哥们儿:他和我哥们儿,我俩好得无话不说。(表亲切)

此外,从收集的例词及其例句观察,陈述句和疑问句最多(95%);祈使句次之(4%),感叹句(1%)最少见,在口语中表达说话人的语气。

四、总结及余论

综上所述,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聚焦其中收录的102个既轻声又儿化词语,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汉语中词尾音节既轻声又儿化的词语具有自身特性:数量不多,共102个;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具有自身特征。(1)语法上,主要由偏正式和附加式复合构词,没有补充型构词。附加式构词中集中在少数后缀上。由于轻声和儿化双重作用,使得原词大部分都变成名词。因此,这类词语在句子中主要充当主语、宾语、定语。(2)语义上,这类词语主要表示人或事物都名称、称谓、方位,少部分表示性质和动作。大都具有专有名词的语义特征,主要表现为单义词,在句子与动词形成常见的语义关系。其中部分含有对应的重读、轻声或儿化的词语,它们相互之间起到了区别词性词义的作用(3)语用上,轻声与儿化双重作用使得词语具有明显的地域方言特色和口语特征及附加一定的感情色彩,且多用于陈述句和疑问句。因此,从上述语言特征及其作用来看,此类词可命名为“轻声儿化词”。

但是,关于这类词现有的研究尚存在争议。例如,教学上如何对这类词语进行归类?目前有定义为“儿化词”“轻声词”“轻声儿尾词”以及“轻声儿化词”的不同说法④⑤⑥⑦。又如,此类词独有的语言特征是否与音节和谐原则、汉语表达需要及地域发音习惯等因素有关?诸如此类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谢书民. 作为轻声词与儿化词的“X儿”浅析[J]. 汉字文化, 2021(18): 26-27+37.